



世說新語補

三

成瀨家藏書	一〇冊之內	倫理類	孫子門	第五四號	第二部乙
-------	-------	-----	-----	------	------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五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文學中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

魏志曰荀爽字奉倩潁川人父

荀爽

或尚書令祖緄濟南相曾祖淑朗陵相何遜荀爽別傳曰爽簡貴不能與人交接所友皆一時俊傑葬夕赴者幾千餘人皆同時知名之士哭之感動路人荀氏家傳曰或五子憚字長倩虎賁中郎將憚弟悝字叔倩御史中丞悝弟詡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詡弟景情詡弟粲晉陽秋曰荀詡博學洽奉倩獨好言聞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

道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何晏論語集解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不可得而聞然

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悝難曰易云

李云此人聰明精得四五分

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

可聞奉倩答曰益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

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

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

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

屈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

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

王隱晉書曰冲字文和榮陽開封人存核練木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緼袍不以爲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

此佔世說新語卷之五

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

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

正不耻下問惟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恬

退不敢求進者書十萬餘言荀綽充

州記曰準有偽木太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

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為付使時人以為神筆

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

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籍

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主作

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

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

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叙

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

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

王弼未

劉云謂為神筆亦謬且不當作

耳

李云不實勸他

受禪何說不當

作乎

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

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傅叔所知吏部尚

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

與言不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

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

為入漢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

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

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

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

此因條問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

復難不弼便作難下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

為客主數番皆下坐所不及語林曰何平叔以

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

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

比點世說新語卷之五

李竟識善
秦樓一筆人

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余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為得，魏氏春秋曰：強論道，約美不如。身自然出，揆過之。

○傳嘏善言虛勝

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

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傳子曰：嘏既達，治好止，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其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和初到京邑，與傳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

釋頊之，蔡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
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藩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

裴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

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
裴徽為東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

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

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

道德論。
文章叙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理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者論行於世。

蓋云看得又別
王云弼明老莊
此言似為退一
舍恐非本色
李云王弼明說

○○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聽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莫子春語眾人曰：此

年少言論，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輅別傳曰：輅

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講學。郡貴瑯琊，

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公明一翼之雋，請與

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才辨之士。公明

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瞻未堅

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

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飲盡問子

春：今欲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淺，未能上引

李去初會便生

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聖
神之情，王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為易，邪於
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單稱歎不已。史記
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客游梁，著子虛之賦，武帝
讀而善之，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
為天子遊獵賦，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
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
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
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黃初中有甲乙疑論，殷基通語曰：司馬諫誅曹

曹爽兄弟，凡品庸人，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而

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遂奮

誅戮。一朝殄盡，此所以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

此陰賊，曹仲附已不忠，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

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

此佔世說新語卷之五

至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
 弟深謀父子。從後閉門舉兵。感而向芳。豈忠臣為
 君。深謀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
 以爽奢僭廢之。可也。滅其尺口。祇以不義。懿子
 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荀仲茂。荀氏家傳曰。
 諶之子。為大鍾元常。魏志曰。絲字元常。潁川長
 子。文學。椽。國。遷。王景興。袁曜卿。魏志曰。袁渙。字曜卿。陳郡
 太傅。江。淮。為。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
 之。為布所拘留。留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
 子亦在布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太祖甚嚴
 憚之。時太祖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
 眾人皆重載。渙取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曰。袁
 書數百卷。而已。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閔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

之勅敵左右之深憂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

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

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

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惟王夷

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諸

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

看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

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

戴輿以學道為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五

顧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
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顧清間欲說
理而顧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
惠帝起居注曰顧若二論以規虛誕之弊其詞
精富為世名論

○

李云孫子荆文
生于情王武子
情生于文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
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孫楚集
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
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羣生臨祠感痛
中心若抽

○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
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

○○

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
字茂遠瑯琊人魏雍州刺史緒
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
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

鼠穴擣菴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

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一曰噩夢謂驚愕
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
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
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
夢也因者衛思因經曰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
蓋正夢也
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

想不言其有疑
必未剖釋不留

以成病

無膏肓之疾

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

塵尾柄確凡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塵尾曰

若至者那得去夫藏無滿往交臂恒謝一息不

其移馳車之輪留不掩地是以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

戰客乃悟服

劉云此特讀道

人乃未知此也

我輩禪也在達

廢前

王云此乃禪機

轉語

文云註名理甚

精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

人意晉陽秋曰庾歆字子嵩穎川人侍中囑第

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

日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慳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

之精發萬殊之聲斯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非音聲之無常乎

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首而黃豈惟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

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言盡意歐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

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而

劉云自是公讀在子法

得相與為一矣苟無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其二三言無不盡矣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白博問羣臣通人傳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入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換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退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

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入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一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別傳

季云向秀如此似負嵇公

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
 譙國嵇康東門子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
 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
 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
 外物不足憐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
 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
 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
 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請大將軍司馬文王
 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
 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
 轉至黃門侍郎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
 郎散騎常侍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
 玄風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
 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
 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
 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
 周不亦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

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
 遊記數賢蕭肩卒歲都無著述惟好莊子聊應
 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
 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
 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
 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恨然自有振拔之
 情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
 矣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入薄行有儁才
 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
 志老莊時人咸以為子衡之亞辟司空掾大傳
 主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
 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
 文句而已文一傳曰象作莊子後秀義別本出

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褚季野語孫安國

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

劉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祕書監云北人學問淵綜廣

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

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

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

孔叢子曰趙白馬非馬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以

劉云牖中窺日外面光顯處視月罅隙透

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

中興書難精論

葛稚川曰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

晉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伐薪以贖紙筆夜輒寫書誦習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

潘岳為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榮陽人夙以才過也仕至黃門侍郎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

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

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

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思別

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

練為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

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

酒賈謚舉為祕書郎謚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

王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

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

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

彈飛丸以礮礮火并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

其賦往往不同思為入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

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眠叩之事構思士

衡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儉父欲

作三都賦晉陽秋曰吳人為儉須其成以覆酒甕耳

後左賦出土衡絕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

機同母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

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

楊鳥之儔十八刺史周俊命為主簿累遷太子

○補陸士衡入洛次河南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店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乃提緯古今總驗名實少年亦不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姬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輔嗣也士衡由此妙達玄理鄴道元水經注曰今多墳靡焉即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

○補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着窻間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劉云八字慨然不必有所起不必有所指又云泓呼蕭瑟乃不成

晉陽秋曰宋宗字處宗沛國人官兖州刺史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

河東聞喜人父爰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素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頌頌並傳於世而評于言造次詠語常入無異不持儀檢形質積素縱精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乎取為參軍敦縱矣都輦乃吝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

字云見別泓呼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獻通考曰潘岳為文

此帖世說新語卷之五

北帖世說補卷之五

選言簡章。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得清綺絕倫。張業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太洽。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玉為文。亦患太。

王云此言戲劉雖善文不能前已之墨守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繫帶守之。輪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

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

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

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揆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

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

述字懷祖。大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筆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

尾語。殷曰。身今白。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

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

北帖世說補卷之五

十四

劉云言有所不可
以函形容不
眼善之無常有

此

王云此言大粗
具得祖河真談
出桓下

王蒙王述並
為王道所稱
輒娶如生母狗馨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

德為道包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生子立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

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默然示人簡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且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

劉云孫簡祖家
多難問今胡不

又云波利質多
天樹具香過風
而聞今友之云
白旃檀非不香
豈能逆風深
非不能難之正
不必難之也

王云林公意謂
波利質多天樹
纔能逆風聞香
白旃檀雖香非
天樹比焉能逆
風以天樹自許
而以白旃檀比
深公

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
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深公笑而不答林
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
則逆風質多夫樹其香
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
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
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恢字祖思長因及逍遙
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
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子

劉云支理如此
有伺高妙而稱
道其

期郭子玄道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
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
也然物之共與資有待得其所以待然後逍遙
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
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
則同於大通矣支道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
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以營
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道而笑遠有
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與道無窮於放
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
不疾而速則道然於物則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
夫有欲當其所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
饑者飽渴者一盈豈意然嘗於糗糧絕觴爵
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何邪之
注所
未盡

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

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

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

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

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

入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

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

淵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

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落

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

冷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

衆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

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

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

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則或接或引身雖可

止二說不同則宜裁之節信為免也溫汝然而

故詳載焉

補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椽詩忽

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

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

右軍歎曰癡何預盛德事邪說文曰癡狂也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

此點世說補卷之五

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支為法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汰法師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法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宅心通水鏡萬

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則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未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極。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晉書曰司空張華見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欽衽讚述焉。

王云思三賦不朽七安非此序幾不傳時人薄思故肆譏彈尔士安一序何足重思而時人故乃尔孝標於是亦無識矣

○北點世說補卷之五

劉淵林衛伯興並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

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

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

秀才父模大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

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祕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

長安遂流離郭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

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互相噉笑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溫征鮮卑故作北

征賦宏文之高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

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

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

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

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希德奚投體於

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

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酒同待溫坐溫

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

之致如為未盡酒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

○支道林造卽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大色之

批黑世說補卷之五

支道林未是維摩詰也

色而空。故曰色即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為空。色復異空。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不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

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日聲聞來。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

王云詳林公意。豈以聲聞緣覺總之為一乘理。和

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脩萬善。功不為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

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起家著作佐郎。鄆郡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許大不

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許大不

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四寺講。王亦

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

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

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何語。何以

北點世說補卷之五

三

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數永康中為石勒所害先是數見王室多難知

王云此從莊子得來

終嬰其禍乃作從子文康亮也見問曰若有意邪

李云庾公聰明

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 ○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

王云此亦可賢矣

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中典書曰謝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

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

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

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

婆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

據娶太康王韜女名綏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也林道人往就語將

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

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支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

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王長史宿構精理

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大邑

刘云此何足載

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
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
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

佛性但能脩習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

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殷中早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
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
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待絕歎以為

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
未生入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
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
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
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殷謝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

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屬

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
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豈屬
而見也謝有問
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
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

名通。屎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為

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疑般若波羅

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

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羅提羅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

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

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

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淵源未

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

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峭由之固峭謂

之地由由谷閑也並秦之險塞王者君其慎焉

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

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荀子來與共語

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

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

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諸本

世說新語卷之五

王云此慶非德
川即非孝德矣

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家本皆然唯
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工脩善言理如此
論特不近人情猶
疑斯文為謬也

補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

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隆安記曰仲堪
好孝而有理思也

補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

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邪東方朔
傳曰孝

列云不答最是
王云按易理精
微廣大謂此非
易不可執此言
易不可遠公
所以笑而不答

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
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
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
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
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
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

袁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
問英對曰蜀嶧山崩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
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
相應二說微異故址載之
遠公笑而不答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五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六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文學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

王云強作去聲 帝紀曰仲堪有 思理能清言

○桓南郡與殷荆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

劉云兩語得反 覆之妙

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遑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

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 與殷荆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江左殷大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

劉云浩長於談 融長於筆也

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 融字洪

遠陳郡人相鬻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 不盡意太賢須易論理表精微談者稱焉兄子

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還而著論融 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 嘗以世務自嬰累遷 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

荆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從

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

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

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晉

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温甚奇之自 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 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温覲龍之 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

云不常即非

云 姦雄語

云 然亦何

云 在

廓九域之蒙昧。大定千載之盛功。昔者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釐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主。秦政猶不見叙於帝主。况曹制數州之眾哉。且漢有承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樂廟堂。吳蜀兩定。天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遐。陸氏譜曰。遐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

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誄為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為劉惔所舉。補大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遐答曰。故

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陸氏譜曰。遐。憑。婿也。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

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

求看兼贈。賦之闡更。改望為。儁以亮為潤云。中

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

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邈絕當時。五十四卒。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

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

劉云。疑温嶠使

亮俱曾為揚州

又云。欲遊庾公

名故。并更旁顧

也。又云。何佞之備

三云。鼓吹二字。殊。正。不得。以。羽翼。辭。

批點世說補卷之六

三

又云王恭為司馬道子所害桓玄復殺道子

李云此人亦為傭乎

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瑯，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太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謀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相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殺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于時始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竝入玄在廳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採襍。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

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汎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往其家，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相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點各半。

此占世說補卷之六

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書名文絕疑絕續晉陽秋曰愷之於伐過實諸年少因稱譽以爲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得此彌自九忘倦瞻將眠語趨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劉云未造理所

羊孚作雪贊羊氏譜曰孚字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綱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

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

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

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

至云此等論在

今世未免無堂

賢人所請名理

乃尔文章一大

厄也

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聞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聞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致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

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

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

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

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石謚曰謚法一德不備曰簡道

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髣髴宜尊號曰太宗

文上

○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詩詢謝顧謂諸

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

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

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

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榆袂行

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

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

倫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

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

翻云漁父偽書何足王方

言不疵四病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

以誠孔子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

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

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叙其意作萬

餘語才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精秀悟善談玄理既自難干加

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

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

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

此點世說補卷之六

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

奸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

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

以謂體安識遠者則出處同歸時以孫義為得

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

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夷辟州主簿不就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

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裁為負

王云此語勅解似謂我亦其作預知看然不能為卿名也

版綉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非無交

采酷無裁製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不袁虎時從被

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

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其才袁虎

云當令齒舌間得利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殷仲文天才宏瞻續晉陽秋曰仲文雅而讀書

不甚廣傅亮嘆曰亮別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

豹正滯之文章叙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

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

劉云謂文須利

王云此語最深唯解言表有此

才而官不利徒得東亭堂賞齒

又云自古文人

王云按植學訛

得傳以就上文

最正為傳

才黑古言在卷之六

累遷太尉長史丹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陽尹義熙九年卒

勿有備才學無常師蓋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補

宋文帝嘗問慧觀

釋惠皎高僧傳曰慧觀清河人姓崔十歲便以博見馳名

弱年出家遊方廬山豁稟頓悟之義誰復習之

佛教脩入有頓悟漸脩二宗

答云有生公高僧傳曰生公

神值三法汰遂改俗皈依佛思奇拔弟子道猷

聞義開解王弘願延之並欬挹風猷因註勝鬘以

高僧傳曰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

遺訓即救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

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

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

鋒帝撫几稱快悟言外迺謂然嘆曰夫象以盡

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證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

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

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語

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

明師匠無忝徽音

○補

何子季與周彥倫

周願同隸二人精信佛法

曰何胤字子季廬江濬人祖尚之中書令父錄

米宜都太守胤八歲居憂其苦成人及長輕薄

不羈晚乃析節好學師事劉瓛受易及禮記

詩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談

上古今言在卷之六

批黑世說補卷之六

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獻與周顛深器異之仕齊
為建安太守永光中徵太子詹事梁徵領軍司
馬並子李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齊書
不就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
字白澤世祖長子也

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按淨名疏界內八難
塗也言聾啞啞世智辨聽佛前佛後北俱盧洲
人道也無想夫或指長壽夫天二也為在夫住

事八難法名北洲地前法愛如長壽天未
住無我法名北洲地前法愛如長壽天未

初地十種六相名諸根不具地前智淺如世智
辨聽不窮中理如佛前佛後為二乘住理八難

其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

妻何肉南史曰胤後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
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當食蚶蠣

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岷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
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憾至於
車螯蚶蠣眉目內開慚混沌之奇猶殼外絨非
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
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克庖廚承為口實竟陵
王見岷議大怒汝南周顛與胤書勸令食菜曰
命之於彼極過死生或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
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
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
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晝夜鯉不能不
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
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人得此
有素聊復片言發起不

補何尚之為丹陽尹宋書曰何尚之字彥德廬江
瀟人曾祖準高尚不仕祖恢

批古世說補卷之六

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宋太祖所知官至侍中尚書令

更置玄學於南郭外一時名士慕道來遊王倩

玉宋書曰王球字倩玉瑯琊臨沂人父謚司徒

球素簡貴不交遊江覆王義恭嘗謂何尚之

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恐宜

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未可以文案索也

官至太子詹事嘗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大夫尚書僕射西河二十

夏所居

○補

張參軍少有思理南史曰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十四為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官始安王記室參軍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

四弟弘直亦在講席參軍與弘正論義弘正理

小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中理參軍正色曰今

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

助弘正語入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

然南史曰周弘正字思行父實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為伯父捨所養十

歲通老子周易官至國子祭酒弘直字

思方幼聰敏仕梁為湘東主記室參軍

○補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李百藥齊書曰邢

人魏太常貞之後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

強記日誦萬言少在各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水

遊宴為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後

飲辨既倦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遺忘

抄黑世說補卷之六

文章典麗。既贈且速。年未二嘗謂誤書思之更
十名動衣冠。官至國子祭酒。弟李節亦才學之士。謂劭
是一適。齊書曰。劭妻弟李節亦才學之士。謂劭
便不。思誤書。何由便得。劭答曰。若思不能得
讀書。

補顏延之嘗問鮑明遠

沈約宋書曰。鮑昭字明遠。文辭瞻逸。世祖時為中書
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
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
海王子瑱為荊州。昭為前軍。已詩與謝康樂優
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
鋪錦列繡。亦雕績满眼。詩品曰。湯惠休曰。謝詩
鏤金。顏終身病之。

補謝超宗好學有文辭

南史曰。超宗。謝鳳子。靈運末得還。歷官至義興。為新安王子鸞常侍。宋書
太守。後以事賜盡。平孝敬。王子鸞。孝武弟。時王母殷淑妃卒。宋書
八子也。改封新安王。妃在。上痛愛不已。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差賞曰。
擬漢武。李夫人賦。超宗殊有鳳毛。

補齊世祖問王僕射當今誰能為五言詩

南齊書曰。儉字仲實。琅邪臨沂人。祖曇首。父僧綽。儉生而僧綽
遇害。數歲。襲爵。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
專心篤學。手不釋卷。高帝為太尉。引為長史。遷尚書僕射。王答曰。謝朓得父
膏腴。能屬文。莊遊上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莊

北帖世說補卷之六

世說新語卷之六

撫其背曰真吾家千金也任江淹有意劉藩梁典曰江淹字

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宋桂

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

紫光祿大夫鍾嶸詩品曰文通詩體總襟善於

舉擬辭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

遂宿冷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

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

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何參軍南史曰何思澄字元靜東海剡人父敬

山詩沈約太相稱賞自以為與族弟水部梁書

謝字仲言東海剡人曾祖承天末御史中丞遜

八歲能賦詩文章與劉孝綽並重於世世謂何

劉官至尚散騎南史曰何子朗字世明早有才

書水部郎散騎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卒於

國山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

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當推遜

○補張思光作海賦文辭詭激融賦奇外曰窮區沒

○補張思光作海賦文辭詭激融賦奇外曰窮區沒

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徐曰此賦是超玄虛王

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

○補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

世說新語卷之六

十一

李去詩至八朝
非但無從有亦
之識者

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
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
虛士

○補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是談義是屢被摧折借道

燈錄曰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士微遠族子生知不挺雅懷簡什風格標峻器宇中逸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辭義罕有其比國子祭酒孔穎達劉卯唐書曰孔穎達字仲達冀州長明左八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箕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門請質疑滯多出意表焯改容敬之太業引舉明經太宗引為文學館學士拜國子祭酒心存

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諍語錄曰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

法師何以屢構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

道不通見圓覺經註曰外道者着諸見等以邪智惑人今疑反謂佛曰汝

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

等金剛經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佛為通曰以

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顧今亦

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

○補齊澣善知今事唐詩紀事曰齊澣字洗心定州人開元間與蘇晉蘇頌買曹韓

休許景先孫逸典詔為代言最杜遲當國表宋璟為使部尚書澣及蘇晉為侍郎世謂臺選

七占世克甫卷之六

嘗稱陳希烈苗晉高仲舒善知古事

劉昫唐書曰高叔字

仲舒雍州萬年人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註訓

授中書舍人宋璟蘇姚崇每諮此兩人嘗曰欲

補元微之

劉昫唐書曰元稹字微之河南人魏昭

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人應制舉才識兼茂

明於體用科積為第一除右拾遺長慶二年拜

平章事唐詩紀事曰穆宗時嬪御與劉夢得書

多誦頌歌詞官中號為元才子

稱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

麗為監察御史以附麗王叔文連韋楚老唐詩

加賤逐終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曰華楚老長慶在白傅第唐書曰白居易字樂

進士終于拾遺祖錫父季庚世敦儒業居易聰

尚書建之仍孫祖錫父季庚世敦儒業居易聰

慧絕人貞元十四年高郢擢昇甲科授校書郎

元和中為集賢校理文辭富豔尤精詩筆所著

歌詩意存諷賦為時之病補政之闕士君子宗

之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納諫思各賦金陵懷古

理渴聞謹言召入翰林為學士

詩劉先成白覽之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

餘鱗亦何用邪食者子及川得千金珠謂其子

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

領下若能得珠者遭其睡也如使驪龍寤子尚

奚微之於是罷唱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

有哉

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幾回傷往事山形

依舊枕清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花

○補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宋史曰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

奎守蜀還朝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其學本六經不道佛老申韓之說歷官端明殿學士

提舉太乙宮兼侍讀在許下與韓持國曰韓維字持國忠

獻公億之子以補兄弟不史論曰億有子位

官仕至門下侍郎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李馬師

適於同維適於嚴正續適於嚴

曰東坡云日者王寧王寔見訪定持國少傳之

壻也因問持國安否皆曰持國嘗語人吾已廢

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頃有一老人

本曾參禪而雅合禪理一日會親友曰老人且

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呼號願留一言

為教老人曰惟立更起公當自家事諸子曰家

事幸豐何用早起家事皆自家事豈有分別老

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是矣時將得去者吾平

果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持國

也公頗病之貽蘇子瞻書問救之當以何術子

瞻報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

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

曇亦須斂衽釋家謂曰淨飯遠補拾國修况學

之者耶張太史明道禱志曰范蜀公不信佛說

范公云鎮平生事非自所見者未嘗信蘇公口

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耶

而信之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六

十五

○補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

義寧州志曰黃龍山寺吳廣武山谷詮釋再三

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

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

谷乃服羅湖野錄曰魯直元祐間卜家

○補宋次道家多書東都事略曰宋敏求字次道隨

宋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

也悉撤去閉閣抄讀旬日盡其書而去宋史曰

劉恕字

道原筠州人父負類上怨少類倍書過目成誦重意義急然諾王安石欲引置三司條例以穀辭

方正上

補陳尚書班固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肩見

王莽司馬光通鑑曰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姪也

帝時為御史大夫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何

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喟然歎曰吾可以

逝矣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

北史世宗補南卷之六

祖臘或問之答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臘乎祖道臘歲終之大祭也高堂隆魏臺訪議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墓日為臘漢家以火德王火盛於午墓於戌故以午祖戌臘

○補

蘇桓公性疆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

為太人

後漢書蘇章傳曰章八世祖建武帝時右將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

○補

馬伏波嘗有疾范華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曾祖父通封重合侯坐事誅故再世不顯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嘗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

三補

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兄子嚴敦並喜談議而通俠客援在交趾以書誡之建武四年隗囂使奉書洛陽歸身漢朝累立戰功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梁松來候之獨

拜床下不答諸子問曰帝皆貴重奈何不為禮

伏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後漢書曰梁松

字伯孫安定烏氏人梁統子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

補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疆豪

范華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京兆下

邽人哀平間任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鄧禹至關中表為左馮翊稱疾免歸後復徵為太子少傅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為護喪事

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

縑出自機杼。遵有慚色。

班固漢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長八尺餘容

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氏者每至入門曰陳孟公坐中皆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補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遣于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

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

許也。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於

治嚴有威容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

○補

周太常清潔守禮嘗臥病齋宮妻闕問所苦周

以為于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

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

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東觀漢記曰周澤

字穉都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

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敦數有直言朝廷嘉其清廉

○補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

獨不往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

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

不與之

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
 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
 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
 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
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勃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艱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忌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不

夏侯玄既被桎梏

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也風落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硯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五口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時鍾毓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
 為廷尉魏書曰毓字樺叔潁川長社人繇景子也年十四為散騎侍即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
 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
 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吏責人耶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

必以其狎之未
 必以故非內交

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鍾生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頴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若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

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亦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行。還徑入至堂。聲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

醮。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醮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醮者也。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郭淮

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口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薛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諒之。權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淮妻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勸誡甚急

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元
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
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
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
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
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
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
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
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
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
是文武奔馳如狗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
見別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

至云世語簡而前後相應叙事工荷見矣

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
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
道莫不流涕人以扼腕欲劫幽之淮五子叩頭
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
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主曰五子哀母不惜其
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
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
於主者書至宣主乃表原之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
王秉之子也初封鄉縣高貴鄉公好學風成齊
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
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
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
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
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六
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流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克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時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克曰：「事急矣，當云何？」克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亦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却，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克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眾莫敢逼。克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子進帝崩於師。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時暴兩雷電晦冥。」

曰：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也。何以靜之？泰云：惟殺賈克以謝天下。晉諸公贊曰：克字公閭，襄陵人。父達，魏魯郡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勗召之。告以可，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惟賈克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益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克，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問不可得殺也，猶更

王云載魏書

王云合數說以實玄伯之正

七占世說新語卷之六

七上

思餘計。泰厲聲曰：意惟存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克。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讐。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慚悔而出。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瑯琊人。司右將軍。大司馬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為大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瑯琊主妃，靚之姊也。

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馬。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魏康亦被法，而康子紹然蕩陰之役，談者感曰：靚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補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之子。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能重器耳。丞相人蜀，人思之，愛瞻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傳相告曰：葛侯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與董厥、平尚書事蜀亡。廖元儉。蜀志曰：廖化字元儉，襄陽人。死於國難。廖元儉為丞相參軍，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豔在宗預之右。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外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曰：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

人爲丞相主簿丞相卒吳慮魏襲蜀增巴丘守
兵萬人蜀亦益永安之戍預將命至吳孫權問
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西更增白帝之守何
也預曰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
宜然不足相問也
大笑嘉其伉直

○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
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曰皇太子聖質如初

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王憂太子不立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階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顯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

王云荀顯宗可保

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
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
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滅勗也節
荀顯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晉武帝時荀勗爲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

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爲安陽令民生爲立祠累遷侍中中書和嶠爲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

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匹也後世若有良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

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
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爲令而荀勗爲監嶠意彊抗專

王云此故是長
應夕正步之紀
不得強抗

軍而坐乃使監令
異軍自此始也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

嶠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

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主當出藩而王濟

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志謂王茂

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

濟連遺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况武子曰

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

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耻之漢書曰淮南厲

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外民作歌曰

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

容贊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法衣一斗米

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

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山公太兒著短帽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

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

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

雅有器識任至左衛將軍

齊王冏為太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

長謙約好施趙主倫篡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

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觀

遂為長沙嵇紹為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宴會召

王所誅葛旆齊王官屬名曰旆字虛璜齊王從事中郎

與董艾等專執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

翻去直目妙其
後耳不足言勝

王云中散見政
目不凡

綏私書監艾少好功名不修士檢齊王起義
艾為新波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謀共
 論時宜。旗等曰：罔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
 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罔曰：今日共為歡，卿
 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
 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
 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
 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六

